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张卫东论昆曲

张卫东
著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张卫东论昆曲

张卫东 著

商务印书馆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张卫东论昆曲 / 张卫东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472—6

I. ①赏… II. ①张…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461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张卫东论昆曲

张卫东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472—6

2013年4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25.00元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编 ●●

正宗昆曲 大厦将倾	2
这么救昆曲死得更快	9
昆曲是典型的文人艺术	12
昆曲的兴盛有赖于儒学复兴	16
昆曲不能再瞎改了	20
浅谈昆曲付、丑家门与京剧丑行	25
昆曲老旦家门的表演点滴	30
伤心周汝昌	33
昆曲逢生 百年传瑛	37
中国戏曲的“十全大师”裴艳玲	41
“道和曲社”是昆曲传承的脊梁	44
“子弟书”中的昆曲传奇	48
古香古色 清雅绝伦	55
我与吟诵的不解之缘	60
打击乐的审美启示	66
今日京城古戏台	70

第二编 ●●

- 90 漫话“清代宫廷昆曲”
- 111 清末以来北方昆弋老生琐谈
- 117 北京昆曲研习社琐忆
- 132 陶小庭轶事
- 141 《草诏》的表演艺术
- 166 谈《胖姑学舌》

附录 ●●

- 184 妻子心中的张卫东（潘姝雅）
- 187 北京民间昆曲的“传奇”（陈均）

赏花有时 度曲有道

PART 1

第一编

正宗昆曲 大厦将倾*

问：本月11日至13日，苏州昆剧团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昆曲《长生殿》，观众特别多，反响也挺大的。您是北方昆曲剧院的专业演员，剧团也给您发了票，您怎么没去听呢？

张卫东：我听戏分两个阶段，基本上十六岁以前是主动听戏，十六岁以后是被动听戏，别人不拉不去。因为在我生活的这个年代，十六岁后再听昆曲，全是我非常不爱听的戏。几乎所有的昆曲演出都离不开“台上搭台必伴舞，做梦电光喷云雾，中西音乐味‘别古’（即别扭古怪，指曲中加电声），不伦不类演出服”这几条。现在职业昆曲演员和剧团的风格、路数都是这样，先头白先勇做的那个“青春版”《牡丹亭》也这样。人们总觉得要让年轻观众看懂昆曲，就要缩编一下，唱念要靠近普通话，表演要舞蹈化，演唱要歌曲化，感情交流要话剧化、真实化，舞台灯光美术要科技化，台面服饰要靠近时装模特。要当代人理解的“美化”，离不开这些个所谓的改革。这次的《长生殿》也是如此。这个戏我不看后悔，看了后悔一辈子。看着古雅昆曲这样走下去，令人伤心！

问：《长生殿》上演后大受好评，也有戏迷看后提出不少意见。比如

*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记者咸江南对张卫东的访谈，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29日。

“哭像”一折中叶锦添设计的“满堂白”，与实际上的皇家制度相去甚远；所选演员水平参差不齐，并不全符合总导演顾笃璜所说的“正宗昆剧”；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因为大部分是唱苏剧出身，亦有京剧或其他剧种出身的演员，念唱中存在大量苏音或不南不北的土音，不是昆曲曲律上说的标准中州韵系统等等。对这些说法您怎样看？

张卫东：这两天我已经接了不少专业演员和老戏迷的电话，他们所描述的和我所预料的基本一致。大家的一个同感就是：这是给一帮从来没有看过昆曲的人看的戏。作为一个看戏的人，他首先应该了解的是剧中的故事哪里打动自己，情节设置如何，演员演得如何，这三点如果都立不瓷实，都没理清楚，那就等于看了一个舞台上的时装模特的大赛。

《长生殿》这个戏的作者洪昇是通音律的，把南北曲都吃透了。这本戏的文学结构好，音乐结构也好，有工尺传世，有古谱传留，不会太走样，其中几十出都是昆腔的扛鼎之作，都很规矩准确，有传承，还有什么必要再进行剧本改编，再进行服装设计？昆曲舞台上演员穿的服装，在颜色和样式上有很多讲究，《长生殿》有穿戴谱，演员的穿戴上面都说得很清楚，那是人物社会属性的标志，是中国戏曲史上三四百年的结晶，不能为了漂亮就随便改动。我们演的是昆曲，不是服装大赛。另外昆曲也不是苏州土产，《长生殿》原本主要人物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要用苏州口语来演唱，苏州昆剧团是百分之百的苏州人风格。不同地域有不同口音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纯苏州音

用来代表正宗昆曲。

问：那您觉得昆曲应该如何发展？您怎么看待现在所说的昆曲创新？

张卫东：昆腔之所以在2001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就是认准了它是濒临灭亡的剧种，它有很多文字资料，有那么多艺人在传承它，而传承的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艺术。所谓原生态，就是说尽量保持古法。当然艺术是没有静止不变的，换一个人肯定不一样，但个人可以有天分上的不同，各自的长相、嗓音可能都有变异，咬字和舞蹈的身段动作标准可能有优劣，但是本位的戏剧舞台上的虚拟化表演，锣鼓的场面，音调的调值等，还是应该围绕传统昆曲的风韵去做。这样做虽然换了一代人，但大家可以知道古法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做得不似古人，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古代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剧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袭古法把它传下去，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化遗产来对待。如果要想搞创新，完全可以不叫昆曲，可以把昆曲里边的一些枝干的东西拿来用，比如说京剧是最典型的，它借鉴了不少昆曲里的东西，但它叫京剧。甚至在京剧里见到的一些昆曲剧目，比标准昆剧团演的昆曲还要准确，如现在经常上演的《偷桃盗丹》、《思凡》、《醉打山门》等等。现在的昆曲职业创作人员总认为年轻人看不懂昆曲，为了迎合观众的思想，要让他们看懂，审美观点要有所变异，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太好的方法。昆曲之所以是遗产，它就有它是遗产的道理，它要保持明代的味道，脱

离了明代的味道它就不是昆曲。我们虽然没赶上明代，但老师辈的样子我们看见过，我们尽量把老师所掌握的技能学过来，学好，这样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再动它了。另外一个角度，复古也是一种创新。一些有曲谱却没有在舞台上演过的戏，我们把它按照古代的服装、表现的程式化重新立起来，这也是一种恢复，就像考古工作者把一个碎了的瓷器捏起来一样。大家不要发昆曲的遗产财，要脚踏实地地干实事。

这版《长生殿》，现在创了好的票房，声名远播。但如果后一辈或后两辈要学演《长生殿》，他们怎么学？原来从清代传下来的戏路子谁还会，还有没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教完了以后别人认为他教得对吗？我知道在这次看演出的观众中真正懂戏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大多也只是处于一种无知的境界，关注于哪个演员的腿功不错，哪个演员嗓子不错，哪个演员扮相不错，只在枝干上的细微处去看，没有从整个昆曲的发展走向上去看这出戏对昆曲的将来有什么影响。如果往后看昆曲的发展，真可以大哭一场，10年以后，这次演出的录像就是标准《长生殿》的样板了。

所以我不能去看，如果看了会后悔一辈子。作为一个从八九岁就学昆曲，就爱它的人，干到现在二十多年，眼看这么好的玩意儿，就变成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我实在不能接受；而且还有那么多无知的人在那儿听着，拼命瞎叫好，那么多的内行人到那里去听一两嗓子，看那一两个眼神，好的地方叫个好，不好的地方人言啧啧，我觉得这些观众都像痴子一样。最后是制作者“为名”，文化商人“为

利”，他们赚了。

问：但这样大规模的演出是否会让昆曲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从而有利于它的发展呢？

张卫东：这只能让历史去说。即使因为这样得到更多的关注，那也只会昙花一现，是饮鸩止渴，是抽鸦片烟，越这样演越毒害自己。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化严重毁坏，昆曲是残留下来的一点遗产，如果非要把它剪得支离破碎，搁在一个宝盒里再招摇过市，那样对不起后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昆曲发展，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因为历史不会允许。我们的文体改变了，现在是白话文时代，是电脑时代，语言构成变化很快。人的审美需求也不一样了，比如昆曲里原来的服装很肥大，都是男演员来演，都很像古人的样子，而现在的演员对角色的理解都和过去不同。最典型的就是“青春版”《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她上场后给人的感觉和情绪是张扬的思春的样子，而不是少女怀春。小生柳梦梅那种媚俗的风流倜傥的样子使人觉得很不正经。演员的自身条件其实都很好，样子也都很沉静，但设计的动作和舞台台面儿的感觉都不对。我想照这样发展，就等于是昆曲的职业演员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现在的昆曲演出团体里头有文化商人介入，更有一些搞现代艺术的人介入，他们对昆曲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一言以蔽之，人们现在讲求的是效益，是社会的知名度和票房价值，不少

参与创作的人从屏风后走出来了，他们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比如这次演出，宣传的都是导演、制作、服装设计，对演员只宣传两位主演，与过去没法相比，过去一出戏都是凭演员来支撑的。现在一场戏唱红的是谁，大家心里都清楚。

问：那么怎样才能更多地继承到昆曲的原貌呢？

张卫东：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原生态的绿色环保型昆曲。首先从服装来讲，新一代的任何面料都不要用，要以丝绸棉麻为主；灯光也不要，要纯粹的日光；乐师的笛管笙箫，都要用原来的中国音律来固定调式；演员用本来的嗓子真正去唱，不要用扩音设备；表演动作要古朴，要有古直的状态；声音要区别于现代人欣赏的那种松弛的水音状态。要真是有这样一个原生态的昆曲，最起码我们可以继承到清代的昆曲的样子。

昆腔不能建立在经济基础和名利基础上，要有一种佛心，去认真地、认真地把老师的东西尽量传下去。作为一个职业艺人，应该有些骨气；作为真正的昆曲演出团体，应该算算家里还留下多少好东西，如果演员掌握的传统戏越多，剧团里就越有藏货。

问：将来的昆曲会是什么样的？

张卫东：昆曲必然要灭亡。我所说的灭亡，是指从事昆曲职业的这个

圈子必然要灭亡，但在民间昆曲亡不了。现在昆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大厦将倾，最后很可能是昆曲的行内人士把真正的昆曲给葬送了，舞台的昆曲化为乌有。将来会返回到传统昆山腔顾坚时代，三五知己拿个本子，哼几个小令，唱一唱。或者由一两个喜欢上台的彩串，唱两三个人的小戏，演个折子就完了。

昆曲就像文人的诗社，古琴的琴社一样，无欲而成，是一个民间聚众的场所，共同的愿望就是在一起玩，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建立在商业角度上，建立在跟社会潮流走的基础上，最后将是饮鸩止渴。雅跟俗的区别就是多和少的区别，有话要送给知人，有饭要送给饥人，昆曲本来就是很高雅的东西，没有必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去看昆曲。

这么救昆曲死得更快*

我们究竟在古典传统上下的功夫大还是在新编改良上下的功夫大？昆曲被列“遗产”的这五年里，从职业剧团到业余曲社一直都在轰轰烈烈做遗产的买卖。国外的从国内趸货，国内的则向海外发货。在苏州“第三届昆剧节”上的剧目都是新编改良戏，可能参与创作的人们要做当代的魏良辅、梁伯龙？那么我们将来拿什么昆曲向后世交代？难道就将现在流行的这几出新编改良戏往下传播吗？

现在是文化部、文化局、剧团等官面儿上出资排的戏，任何人不准反对，有任何错误都不准提，你就是厚着脸皮去提也没有人搭理你！这种做法只有策划者最得实惠，白拿着国家的钱胡编乱改还能堵住懂戏者的嘴，这是在曲解先进文化、先进艺术的精神。

他们是用“豆汁儿加白糖”之法来挽救昆曲。我说的“白糖”是指淡化昆曲的文学性、曲牌音乐联套体、古典的表演服装、昆曲固定的表演程式等多项内容，这就是创新通俗化的“昆曲歌舞剧”。此类戏都以剧本文辞通俗化、故事情节简单化、演员唱念声乐化、身段动作舞蹈化、人物感情话剧化、服装装扮时尚化、舞台技术现代化等与“遗产”相悖离的做法。为了拉主顾，他就愣加白糖，您瞧瞧，新旧照顾的主儿都不会光顾了。

昆曲的文学性自清中叶以来就很淡薄了，为什么它又衰而不亡

* 本文原载《北京纪事》2006年第7期。

呢？它的生命力就是我们今人经常批判的糟粕，那就是具有严谨的文学格律与表演程式化特点。作为封建时代的代表性艺术，它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何必再逼着一个垂死的老妪去做花开枯木又逢春的蠢事呢？

我们没有用“调元气、养太和”的医学方法对昆曲进行治疗，而是用西医的手术之法对其“开肠破肚”了。昆曲在成为“遗产”后也不过是打了些强心针、麻醉剂，那些被改编过的老传奇简直是庸俗化的代表，这种“化疗放疗”的做法就是更快地要昆曲的命！结果是传统的老精华没有保存好，新舶来的西方糟粕又有长足的发展，真可谓是一出老戏毁一出老戏，编一出新戏毁一批青年演员和服装砌末(道具)！这些改良戏就像前几年北京街头的雕塑一样，站不了几年就得挪窝儿搬走。事实证明所谓创新做法是根本不能挽救昆曲的，只会加快它灭绝的速度，而那些自以为是的创造皆为狗尾续貂之作。现在的创新昆曲离不开：台上搭台必伴舞，做梦电光喷烟雾，中西音乐味别古，不伦不类演出服。

说点儿悲哀的话，昆曲照现在这样走下去必然灭亡。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地看看自己的病，是不是由上中下的“三焦火旺”转为不堪设想的“骨蒸病热”了！我们能不能只为一小撮儿观众服务，不要考虑大多数不喜欢昆曲的观众，只自己去原汁原味地做好了。

昆曲一定需要有这个类似时间隧道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的玩艺儿。国家拿了那么多钱给昆曲，难道就这么糟蹋了吗？为什么不成立一个立体的、纯粹的昆曲博物馆，保持一个原生态的古典昆曲活化石？

现在能唱的曲牌总共就那么多，能继承的戏也就不过五百出，不会的马上学下来，学不会的就捏出来。

昆曲的后事怎么办？这应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大事。是否可以利用现有的古戏台，维修装饰不用石化油漆颜料，只用矿、植物和动物脂肪类彩画。不用任何现代化灯光扩音设备，只利用日光照明和自然声音。笛子不用A、B、C、D定调的洋调定律，按中国古来的音乐律法，乐器依照原有昆曲演唱标准，不要随意更改变化。由一水儿的男孩子在这儿唱，如果是一群女孩子也可以嘛。戏装最起码按内廷光绪年的样子来复制，那些东西古雅得很，盔头、砌末制作的精良程度会让现代人叹为观止，这都是前辈古人几百年来的结晶。

演员的身段表演要古朴，而不要所谓“美丽”的造型。形体不要出现借鉴当代舞蹈的异类动作，一切都应具有古人思想性格的那种味道。演唱不要“洋歌化”，要听“字儿”，所谓的昆曲“味儿”，关键就是咬字儿。水磨调的标准是要将字头、字腹、字尾三个环节把握好，没有板腔体的那种衬字出现。在音质、音色上，千万不要借鉴现代审美所具有的靓丽感。这样，一生二、二生三……往后越生越多，把现有的、传下来的，赶快继承下来。要继承昆曲艺术的原有精髓，只要得其三昧后就可以修复更多有文献传留的老传奇。

想看正宗的昆曲，请到戏园子来。一定会有些固定观众和学习元、明、清文学的文人们光顾，要让爱听的人能听到地道的正宗昆曲！雅与俗的区别就是多与少的区别，如果遍街上的人们都会唱昆曲，也就没有必要把它定为遗产了！

昆曲是典型的文人艺术*

昆曲并不是所谓“经文人加工的吴越地方小调”，而是典型的文人艺术。它的直接来源是唐诗宋词，所依据的基础是宋元的南北曲。南曲音乐主体大多来自宋词，北曲则以金元杂剧为代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对此有专论。

昆曲所传统的艺术传统有如下特点：带有中国古代士人所特有的“书卷气”，又有专业演艺者的长期打磨，还有国家力量的严格监管。这三方面使其特别讲究格律谨严、发音标准，基于《广韵》、北依《中原音韵》、南遵《洪武正韵》等，有别于根植于民间社会的“俚曲”以及后来发展的“地方戏”。

诗词曲赋都是文人的作品，不仅在其感触之深沉、立意之典雅、辞藻之婉转、关怀之远大，也在其最基础的生活方式上，即以“念书”为特征的教育和修养风气。“念书”概括了古代读书人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通常会注意“书”中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念和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却会忽略“念”的意义。实际上，“念”是塑造中国文字、文学、艺术之特色的重要因素。

私塾、书馆所实施的启蒙教育，是用读、诵、吟、唱的方式来教幼童识字。中国的字是多义的，并不靠逻辑的方式跟其他的字产生联系，而更多地是以艺术联想的方式来启发。从视觉上，看一个字的

*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1年4月28日。